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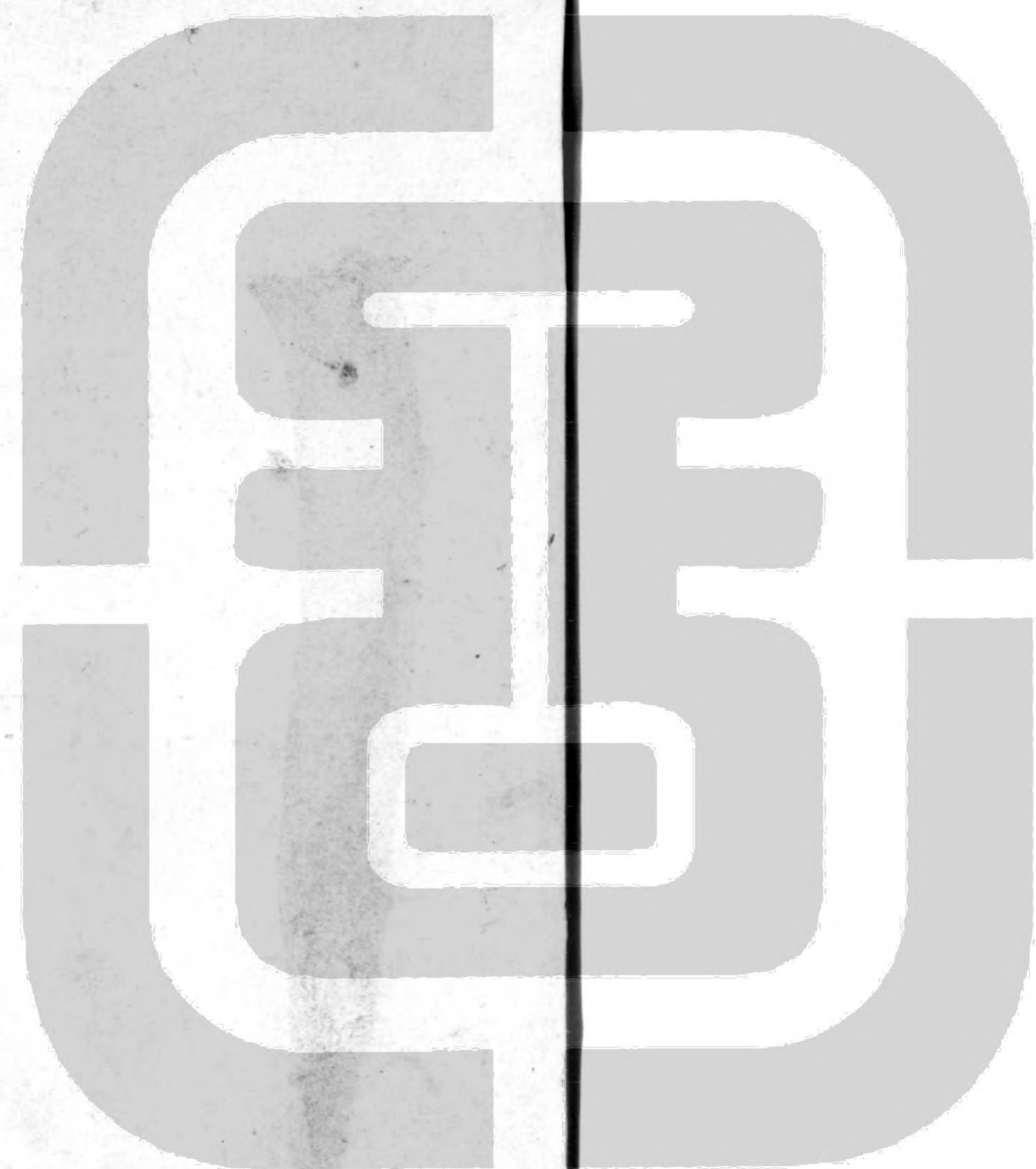


璣

突

辛巳重裝

放廬



環撰叙

屈平作離騷太史公作史記



著其意然憤懣不得遂於世者
古之所謂人窮則反壽
勞苦倦極則時天疾疢降

恨兮呼父母也瑞操在甲
吾友李芳生氏所述之
也芳生固余同里人屢書家
難從厚白門與余居心相
望旦夕相安每論茗之餘

行杯之暇各道所以立身
生謝者不任而佳述目以錄
揆見不目曰後蒙錄轉報中
內之自和殊為如初刻凡十
種夫芳生海日操白月初

至而止此其所以首尾為余
取之芳生之肆行湯於任
也十種之中或能入也
器滿則風雅或信以學而生
折響之恢感用以能人生

字之愈普人之出後之也
揚世而不傳之事能芳生以
實策之復家極反存之
實寄於此之氣者大也
離騷上稱帝學以道齊極

中連湯道以刺世事明道德
又廣崇治器之條能可離
體強化於真氣結出里而係
於今古志氣以傳也師在
推能駭以可損探緣瑞觀

而厚芳生知里眼者為上品
以存損探而能以益芳生
芳生為多秘書上將能初
刻次第得友系以同好較
實為極其極以杜履探

去

崇禎庚午秋日社以碩魚
職於白門之河定在書



琛探小引

吾友李衡甫氏從家白下為字
芳生以情狂而寓風騷寔其人
而兼韻士名喧唇舌斲好學乃其
性素身困學郊楚時輒為心書

五
擁笈名山以娛情自戒身傲漢子
秋而擅譽二首位撰家世賜卷
父黨莫不造門室有得先際
舍此亦無壁間于林木相依
慕波燃松孺子見之乎口不言

呼為織笈先生先年鄰架之
蠹魚早辨石倉之亥豕富王篇
章錦囊特載雅多著者志繡口
潛商于是名織笈列阮縉測以
益傳乃敗麓處香亦搜羅而

因剩瓦峻之手鈔詎指服虔之
身價以耳事如可紀月妨新
簡編編語到世珍君搜出珠
碎壁碎然得之鉢積才累不
可謂允札甲鳳毛直合茲書

家身為東之函遂失嗜古者
閑未曾之自名琛探以信秘
筭耳千種為致先斃了善氣流
必深用公浩蘭蕙之同人倘流
布已先惡用是棗梨之再命

洵足藝林之選典誠然禪史
之奇觀從風檐雪案若謂月
需而煙擢兩空寧云寡勢助尚
莫芳生友以未友得吾儕
問仁未始也

時

崇禎庚午七月既望

華屏社弟汪逸識于秣
陵之浦屋



友弟吳迥



自叙



頃挹履菜之魚西渡大江凡
數程始卜長子石能心焉四錄
字不堪煮及召權子母
筆訪以飛軼之術既起而長

退而謀為童子之所又不可得
生平四與病瘡閑者既無一
字相問問身以出往訊之亦不
見答嗟乎世路悠々衰且何為
急之友人者誰歟於是作浮

興待以自况勿復多博士宗生
活朝踏雪山暮臨烟水愁到
輒吟悶極反嘯放浪尊壘間
往之為酒人所物色結社要盟
自冬徂夏終相趨藜藿之場

為醉鄉諸緣業神道其極矣
久困之餘觀青結架上散作
雲烟黃卷腹中化為荆棘獨
存敗簾一具蠹蝕蟬香累々
應提而出試一展而玩之則以

向之枕解索畔棋罷榻闌心
藉以消後日時折庶心志可
笑可泣去嘔去倒手自披冠之亦
半部映殘象散出書中百卷
而已安區漭其去聊為一篇

東一則發一狂叫引海浮一巨白
覺此氣融之然如接清顏人
於古如狂也飲法顧亦盤氏
從予以讀之呼為樂日佳味
無去公也予唯之探自于種系

二映以昇之拈隨後先有鈴因
次第零初送簡隳舊笈積
儲祥為翮之亦一足也友曰環
探

崇祿庚子少春淮南李蕪之

父南草於白門且寄

滌東交巾反音伯負南和也



目錄

上册

卷之一

雲林遺事

卷之二

聯句詩記

卷之三

往哲錄

卷之四

避戎夜話

目錄

卷之五

琅琊漫抄

目錄終

雲林遺事

明顧元慶著

淮南李

蘅述

高逸第一

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嬾瓚變姓名曰奚玄朗字曰元鎮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荆蠻氏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僊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

雲林有清閼閣雲林堂清閼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

入嘗有夷人妙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贊奇百斤

為贊詒云適往惠山翼日載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

雲林遺事

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墳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列奇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尊壘法書名畫夷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閼閣能一登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載拜而去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縑贊不如夷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

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

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免命左右重加筆辱當

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

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

茆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

邀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門又遣二童

子出肅雲林敬之至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以其久不出

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為敬已設遂與定交

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贄謁乃笑曰

若亦知有我乎遂受其幣富人出扇索書元鎮不悅

裂其幣散坐客且謝富人曰吾畫沉、香、還、使、得、不可以貨取也其人遂退

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艷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絕

元鎮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

顏貌龕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媿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塾師之子如何當得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也

雲林遺像在人間者甚多大抵皆形似上有張伯雨題讚快活雲林古衣冠坐一連牀據梧几握筆伸紙搜吟於景象之外几上設酒尊一硯山香鼎各一牀倚畫屏簪以錦裯置詩卷盈束一蒼頭持長柄塵拂立几側美衣冠左持古銅洗右侍斟水器及巾悅之具元鎮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伯勝及覺軒王氏父子

雲林遺事 三
金壇張氏弟兄、吳城陳惟宣、惟允、周正道、陳叔方、周南老、其他非所知也。

詩畫第二

元鎮詩名傳聞館閣間，晚年益肆力吟事，走筆信口，或有似唐人為文，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遍黃庭，畫法入巨然之室。二米有所不逮也。陶南村謂其晚年率略，似出二手，殆非知言。

元鎮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購之，價至

數十金。壯年有巨幅雅宜山圖，甚為當世所珍。元又有雅宜山竹枝詞二首云：雅宜山舊名娜如山，蓋虞道園所命名，然未若娜如之名近古也。

元鎮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於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慶嘗見公答張藻仲書，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極刻。

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
 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
 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
 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
 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
 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描授又
 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
 寺人以不髻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

吳文定公曰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

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麗于魚
 網者也此圖作于亂定之後國朝建元洪武之歲
 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効陶靖節耶然不知雲
 林出處與靖節同否
 又曰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
 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
 耳

潔癖第三

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全集元

鎮逃去。潛於蘆葦中。藝龍涎香。竟踪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其實也。

光福徐達左。構養賢樓於鄧蔚山中。一時名士多集

能致此老頻來。主亦奇。

於此。雲林為猶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

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

故用煎茶。後者或為泄氣所穢。故以為濯足之用耳。

嘗春趙買兒。留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具寢。且

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於人。每為

絕倒。

其溷廁。以高樓為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下。則

鵝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傍。輒易去。不聞有穢氣也。

倪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客來一榻。使此老。數夜。一夕聞有咳嗽

聲。侵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僞言窗外梧

桐葉有唾痕。者元鎮遂令剪棄十餘里外。蓋宿露所

凝。訛指為唾。以詒之耳。

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廉夫脫

妓鞋。置酒盃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元鎮素有

潔疾見之大怒何。不。掌。其。類。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元鎮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禮遇特厚凡燕室柱礎之間知。已。知。已。必先洗滌然後延坐

元鎮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馬

迺元鎮所極愛者何。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中往途中上

下故以泥污馬澹。入抵其家元鎮見馬被污心已不悅

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鎮大作惡拜其母

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見疾雖死不願其醫矣馬

洗數日乃罷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

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髯使。迂。髯多

者老。多。髯。奈。何。曰。鑷。之。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堂

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容水跡綠

褥可愛每遇墜葉多。事。而。韵。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不

使點壞

游寓第四

踪跡多在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則其嘗棲止

處荆溪善權離墨鋪棺其遊甚數嘗避兵柳上有出

柳詩

老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刹有懷歸詩云他鄉未
 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公然叫杜鵑洪武甲寅還鄉時已無
 家寓姻親鄒惟高家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
 以脾疾戒飲淒然不樂乃賦詩有云紅蠹捲碧應無
 分白髮悲秋不自支之句不從竟以是疾卒於鄒氏

飲食第五

蜜釀蝓蚌蝓蚌鹽水略煮纔色變便澇起劈開留全
 殼螯脚出肉股剝作小塊先將上件排在殼內以蜜

少許入雞彈內攪勻澆遍次以膏腴鋪雞彈上蒸之
 雞彈纔乾凝便啖不可蒸過橙蓋醋供

煮蟹用生薑紫蘇橘皮鹽同煮纔大沸透便翻再一
 大沸透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則佳以一人為率祇
 可煮二隻啖已再者擣橙蓋醋供

黃雀饅頭用黃雀以腦及翅蔥椒鹽同剝碎釀腹中
 以發酵麪裹之作小長卷兩頭令平圓上籠蒸之或
 蒸後如糟饅頭法糟過香油煤之尤妙

雪盒菜用春菜心少留葉每科作二段入碗內以乳

此品治法甚奇

餅厚切片。蓋蒲菜上。以花椒末於手心揉碎糝上。椒不須多。以純酒入鹽少許。澆蒲碗中。上籠蒸菜熟爛。啖之。

熟灌藕。用絕好真粉。入蜜及麝少許。灌藕內。從大頭灌入。用油紙包扎。煮藕熟。切片啖之。

蓮花茶。就池沼中日初出時。摘取蓮花蕊。略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縛扎定。經一宿。明早連花摘之。取茶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扎口收藏。糟饅頭。用細餡饅頭。逐箇用細黃草布包裹。或用全好。想。頭。

幅布。先鋪糟在大盤內。用布攤上。稀排饅頭。布上再以布覆之。用糟厚蓋布上。糟一宿。取出。香油燻之。冬月可畱半月。冷則旋火炙之。

燒鵝。洗肉淨。以鹽椒蔥酒多擦腹內外。用酒蜜塗之。入鍋內。竹棒閣起。鍋內用水一盞。酒一盞。蓋鍋用濕紙封縫。乾則以水潤之。用大草把一箇燒。不用撥動。候過。再燒草把一箇。住火飯頃。以手候鍋蓋冷。開蓋。翻鵝再蓋。以濕紙仍前封縫。再燒草把一箇。候鍋蓋冷。即熟。入鍋時以腹向上。後翻則以腹向下。

煮決明先淨洗入酒瓶內以清茶水貯瓶滿礬糠火煨一番取出換水浸之切用

附錄

虞集贈詩云鮑謝才情世不多手封詩卷寄江波宅邊東海鯨魚窟好看輕舟一釣簑

張子宜贈詩云亂離見說嘗為客客裏清幽近又聞夕宿只歸書畫舫朝飧仍對野鷗羣切實潔身穢跡緣時晦寫竹題詩任夜分寂寞沅郊君去後相思日暮隔重雲

張雨贈詩云龐公有名言魚鳥托棲止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子有丘壑趣文弱與時背強豪方蛇吞貪黷亦虎噬何以犯多難喚醒痴漢適為田業累深泥沒老象白拔須勇志連環將誰解日暮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哉蘧伯玉知非復何悔

韓奕贈詩云達人抗高志清時樂其閒棄彼千金產

俗事非所關遠借方外士勝日相往還放舟五湖上

杖策遊名山百年見遺墨清風灑人間豈若俗夫輩

狗物遭時艱斯世與斯人邈矣不可攀又題其竹枝

云曾留閔閣齋中坐，共聽鳥啼入戶枝。舊跡空看遺墨在，娟娟寒玉想幽姿。

陳子貞題清閔閣二首詩云：門前灌木春啼鳥，屋畔

長松夜宿雲。剪得蒲苗青似髮，燒殘香篆白成文。偶

同杜老唯耽句，遂訝顏淵不如葦。境勝固應天所惜，

品題瀟灑最憐君。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

林。纔立簾紋波細細，又疑牆影雪陰陰。竹搖斐几常

開帙，花落藜牀獨抱琴。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屨

駐仙岑。

吳寬題其集二首詩云：高人自號雲林子，獨住雲林

歲月深。足底千峰幾輛屐，人間六印一鈞金。華佗無

術醫清癖，蘓晉長齋養素心。寂寞小蓬湖上路，百年

陳迹莫追尋。阮藉踈狂甘自放，清風高臥酒盃深。池

塘夢去忽生草，丘壑移來不換金。脫帽竹間朝沐髮，

焚香花底夜清心。祇陀舊宅風煙古，一片五湖何處

尋。

故元處士倪雲林先生旅葬誌銘

長樂王 賓撰

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子其家

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富

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為戇兵興諸富家剝剔廢田

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頸易水數十次冠服着

時數十次拂振齋閣中有樹石嘗洗拭見俗人避去

如恐浼從王文友讀書文友死斂葬不計所費一如

其所親交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千

百緡念伯雨老不載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

館閣晚當元未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

唐人語合年七十四旅葬江陰習禮子二孟民孟羽

孟民早卒女三其詩散逸人咸惜之銘曰

捐所優心何求吁嗟乎其為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

其時蠲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

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自

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

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爲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寢盛貲雄於鄉高祖伋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

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

清閤諸勝非紛華而

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才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

事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爲

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遊其鄉客死不能歸襯者則

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

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

急神精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藹藹如春陽之和刮

摩豪習未嘗爲紈綺子弟態談辨絕人疊疊不倦好

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

居有閣名清閔幽迥絕塵中快活林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歧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芙蓉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迺已平生無他好翫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高在此此而不在趣吟興每發揮於練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高在此此而不在癖與近贊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爽散無所積屏慮釋見道

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遁氣采愈高不為諂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銜暴清而不污將依隱焉世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迹編氓沉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踰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老強兒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藁句曲張雨錢塘俞和愛之為書成帙藏於家生之之交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洗孟民字也次孟羽號雅逸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願

幼爲母舅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既以某年月日奉

柩葬於吳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遵

治命來徵銘余辱遊於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嘗主余

家山看野菼促膝道故舊間規其所偏未嘗不見或

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爲別而孰知遂

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

何足以任其託乎雖然詎可愬然亡言乎輒舉其槩

爲銘以畀之聊以紓余哀云耳銘曰

受才之美有其時曷賈弗沽卒不施依隱玩世與時

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嗇不使祿昌載詩寢言歌者其

聲希沒而不朽惟在茲

銘亦幻拙而費觀者之思

雲林遺事終

聯句詩記

明楊循吉著

淮南李

蘅述

余頃得請將還山中承古直老人一夔存敬公繩粟夫四刑部約以飲食過余作餞且為別先一日老人先來作訂曰諸君明日就具熟食至不以煩子家烹飪謹謝之次日為八月二十四日丁酉方午余與子陽殿撰飯於齋中而諸君之肴先至僕夫云須散衙時來子陽問誰余告以故因留子陽請同坐辭曰子勞且少睡以待之遂去一夔遺白酒二瓶來餉余遂

命家人掃地布席。頃之粟夫工部適至，而古直老人來與之見，皆鄉人舊交。未接數語，廷威戶部又適至。廷威同州人也。又頃於是存敬至，一夔公繩粟夫皆相繼同至，而徐栗夫起去，將出門。余與諸君莫挽留之，遂復入坐。余因白留廷威，廷威許諾。余起入內，廷威上馬去，余出不見。廷威使人追之，不肯還，乃罷。時日暮雨作，乃命家僮出肴核藜菜，陳剗几上。又令別設一小案，具紙筆以待諸君敘坐。古直老人黃岩王仁甫南向，左位第一，工部主事海寧徐栗夫南向，右

敘得詳

位第二，刑部主事松江陳一夔北向，左位第三，刑部主事黃岩王存敬北向，右位第四，刑部主事華亭侯公繩西向，位第五，刑部主事吳江趙栗夫東向，位第六，禮部主事吳郡楊君謙西向，次公繩之下位第七。在會者凡七人。酒行，自古直老人始，以二小銀杯迭送。古直老人不飲，趙栗夫以右目疾不飲，凡酬酢揖讓之禮皆一切略去。初進陳公白蓮花酒，此酒甘滑香醇甚可口，飲後能暢人肢體，不作煩渴，故是吳中佳釀也。余从不沽酒，亦爲盡一二杯，以勉答諸君之

意時雨漸連綿。大作不已。簷滴淙淙然。日落天黑。市
 燭。从始至家。僮以紙筆進。余為之請於諸君。願按京
 師例作長句為樂。因復請立一人為詩監。以典賞罰。
 留駁就請命題。以趙栗夫為之。栗夫曰。今對夜雨。只
 此可詠也。詩用五言。以落字為韻。誠曰。詩只詠雨夜。
 事不許汗漫無干。如此者罰酒。仍不准詩。聽詩監詳
 定。於是古直老人先唱一句曰。高筵啓秋雨。次徐栗
 夫曰。頓爾淨餘燭。得非洗我塵。時栗夫初使回故云
 趙栗夫曰。似欲添君酌。堦前渠溜走。陳一夔曰。燈下

簷花落來遲。路遂阻。

入門而雨

王敬存曰。坐久衣轉

薄。暫停得耳靜。楊君謙曰。忽至令心愕。蕭蕭佐歸懷。

侯公繩曰。潺潺亂懽譁。翻盆入杜詠。古直老人曰。名

亭見蘇作浸深。墻可危。徐栗夫曰。泛浦庭堪濯。徒穴

蟻何智。趙栗夫曰。歸林禽亦樂。來如銜枚陣。陳一夔

曰。響失巡更柝。諸公競解帶。王存敬曰。羣僕皆赤脚。

積陰已連朝。楊君謙曰。浮潤先徵昨。良朋坐自固。侯

公繩曰。好主投不鎔。决明色猶鮮。古直老人曰。梧桐

意方索滴成。老况愁徐栗夫曰。激起鄉思惡。吾方利

河漲趙栗夫曰我亦思屐着試將聽官舍陳一夔曰
 何如枕山閣朝街泥想尺王存敬曰漏地水驚勺忙
 身夜竊暇楊君謙曰病體涼得藥對酒今則同侯公
 繩曰逐事明又各搜吟思已倦古直老人結之曰願
 且更束約是為聯句古直老人為之終始凡三巡而
 異共二十一韻為句四十二為言二百十爾我交評
 咸以為佳詠無一字可易方聯句時一客秉筆構思
 則有六客無事一巡詩至須待二三刻余以為不樂
 乃僭立一令裂紙如掌潤者七紙請於趙栗夫曰聯

句未至時請各自述一首述不當者君詩監主之趙
 栗夫曰諾余乃以六小紙散諸君之前而自留其一
 時徐栗夫先成曰黃金臺下雨聲稠白玉橋邊水亂
 流戀闕思親情更切不堪今夜故人留陳一夔次成
 曰自笑馮郎老更迂故山田舍半荒蕪縱然麟閣在
 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王存敬次成曰七賢言志一
 燈前次到迂夫獨筦然食祿十年官再徙不曾留得
 買書錢楊君謙次成曰長揖諸公從此辭病人筋力
 自家知如今只把醫方看做得功名也是癡古直老

人次成曰秋雨繞簷聲滴滴夜堂燒燭影輝輝自憐
 王粲身飄泊白首人間尚未歸侯公繩次成曰馬蹄
 日日走紅塵自怪微官繫此身醒言滄海烟波無限好未
 歸真是不如人趙栗夫次成曰苦憶東南山水隈已
 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自清游去我有青鞋亦共來
 諸君自述既周是時雨益甚不止而聯句猶未成諸
 君各作此自述詩與聯句無妨始甚樂余復以一時
 未盡諸君之興乃此老大有趣人列作七闌著盤中置几上諸君訝
 問何為余笑曰此當尤樂耳乃請於詩監趙栗夫曰

諸君七人當互相贈答以闔為定諸君拈之於是古

直老者首得贈楊君謙徐栗夫得王存敬陳一夔得

趙栗夫王存敬得陳一夔侯公繩得徐栗夫趙栗夫

得侯公繩楊君謙得古直老人拈既定乃請乘聯句

之暇各為之聯句到則復輟而為聯句句成付肩下

客而為贈答詩誠勿誤公事於是徐栗夫遂贈王存

敬云根在丹崖葉在吳百年鄉思豈能無對君欲贈

平生意愧乏一雙明月珠存敬答云問字纔休已駕

車我來還復挽君裾畱連未說鄉情好今夜詩壇正

要渠。栗夫本黃岩人徙海寧亦吳地。次陳一夔贈趙

栗夫云。真妙真妙。市街西新卜居。豈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

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仰面撫掌大

笑。連稱妙甚。眾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夫答云。風

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綬計。

知公天性在山林。時一夔雅有長往之志次楊君謙

贈古直老人云。草聖詩狂兩得名。家家歡喜老先生。

翻嫌邵叟身多累。愛把車兒礙散行。古直老人答云。

文章真可擬前賢。江海知名已十年。手裏長篇許贈

我老夫。今夜不能眠。次趙栗夫贈侯公繩云。瀕洞胸

中一事無。世情官况兩蕭疎。野人久坐春風裏。已覺

年來鄙吝除。與公繩接誠如在春風中公繩答云。三

百人中子實才。兩年書牘共秋臺。自憐茅塞無除理。

却謝先生爲我開。次王存敬贈陳一夔云。君家垣西

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

裏吐虹光。白銀漿卽餉予者存敬詩師江西一夔答

云。黃梅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

處是。龍門寺裏一枝藤。次侯公繩贈徐栗夫云。建安

詩派流傳遠，驥足曾馳七子中。夜雨燈前成解后，一
 談一笑得相同。二君同年進士栗夫答云：山思天竺
 連峰碧，繪憶松江出水紅。兩地相過殊不遠，他年杖
 屨可能同。古直老人贈楊君謙云：秩宗聲譽滿京華，
 壯歲詩文老作家。病後愈加才力健，不教天上草黃
 麻。君謙答云：誇世不過持爵祿，綴文亦是弄時光。但
 求身健無災病，編輯閑談勝草黃。諸君贈答交錯，皆
 欣欣然有樂色。此皆發於余也。然是時聯句尚未成
 雨，尤不止。天已近四鼓，諸君亦且倦。余亦起行，趙栗

夫陳一夔皆倚壁坐於地，羣僕亦哄哄思去。馬且闐
 鳴，余雖倦困，然能勉強奉談笑，願終餘樂，未嘗有一
 念思睡也。已而詩亦就，諸君遂起而皆戴雨帽。岩岩
 而立，類畫中古人。余揖曰：謝諸君，謝諸君。趙栗夫獨
 曰：吾再三四日復來與君別，遂皆去。古直老人獨留
 余齋中宿，余亦倦，遂別老人入內臥去。明日余起與
 古直老人飯畢，舉筆作記，而雨尤下如故。方留古直
 老人再話，會王存敬遣馬來迎老人，老人亦遂去。余
 始得酣睡半日，至夜始覺甚快。雨乃霽，又明日記成

回思前後吟話。纔隔一日。遂哀哉成往事矣。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八月二十六日。病子楊循吉記。

附傳

古直老人王先生仁甫。以字行。善草書。作詩為長沙學士。李公所重。自壯時遂不喜世事。人以為有儒風道骨。晚歲喪妻。遂不娶。獨居二十年。李公贈詩有云。○是○此○老○行○狀○長安信脚自來往。醉後不記東君誰。則其風度自知也。先生今年五十七歲。而神完氣實。持論鑿鑿。有壯夫氣。初客侍講。謝鳴治家。鳴治去。遂客王存敬家。鄉

里諸君如黃汝修。武選戴師文。庫部皆迭相延接。此固先生之賢。而亦黃巖風俗之厚也。余嘗問先生亦歸耶。先生曰。吾歸則惟有里胥立門外相候耳。何以歸為。先生平生善飲。後以下血疾。遂與杯勺絕。然神韻高遠。固風塵中一清真也。

徐栗夫名寬。杭州海寧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家世喬木。博學有操。存温温言動。與坐終日。不厭。可人初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臨清管磚廠。余自登第後。奉差至浙。遂與君遇。君亦見余。遂如故人。承君留余至衙中。出佳

酒饌飲余與余談浙中山水之勝云瑤華洞最佳君

往必宜遊之送明友留連竟日別去後余至杭牽於公事但

得到西湖上諸山及天竺靈隱而已然亦一認即歸

不復能得其味所謂瑤華洞者先輩一言不苟竟負君言不得游余

可謂俗客矣後余事畢北還至清河則以水枯取道

自穆陵關出德州來都下不及與君會臨清余至工

部未久復差至保定取道至臨清迎老母北上則復

見君保定知府陝西趙儲秀前曾為御史巡按山東

與君交趙公妙於理學嘗與余談及君趙公曰栗夫

極有工夫趙公特雅重君焉今三年事滿受代赴考

當別除余方以功名期之而栗夫乃云將給假還家

座中客問君當明年來耶君笑曰來未有日諸君不

信余獨然栗夫之言栗夫曰若游山君來浙吾為主

吾來吳君為主然不知余病人此歸可得稍健隨君

登陟否人生得游奇山水亦是福緣所招不敢必也

君是夜談謔甚多雅語不能悉記可憺也

陳一夔名章松江華亭人與蘓去二百里耳固鄉人

也成化十四年進士今為刑部江西司主事進階承

德郎矣君雖在吏鞅中實不爲名利所奪其中介然

有自立志而爲人平易質實初視之似李生若不與人親及

交接殊無町畦與王存敬趙栗夫交甚厚若兄弟然

無一會不俱也君好作詩醞籍典則時有真詣語如

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

爲自然妙句君今年纔五十文字中常有歸思君亦

崛強每遇事不可意必云吾只不作官乃已耳其心

能輕功名如此嘗過余問病亦微露山林之志聞君

家有別墅在居城外種樹養魚又有田可耕足可樂

矣人生事亦何能已耶故是夜君作詩田園意屢見

余獨知之趙栗夫王存敬侯公繩亦不爲訝趙栗夫

贈君詩云未老便爲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余笑

云一夔未去若據君言則是一夔卽今就去也栗夫

戲曰吾欲促其去耳筵中爲之一噱

王存敬名弼與古直老人同鄉成化十一年進士初

除溧水縣知縣以政事聞取回遷刑部貴州司主事

○都○是○詩○公○須○故○夜○聚○極○樂○

君早有詩名在士大夫間余爲舉人時得君詩讀之

謂君才思豪逸不可當恒慕其人未得見也後獲會

聯句詩記

於趙栗夫家遂定爲友。余初得知君詩及旣交乃始得君之爲人。人惟道其詩爲可歎也。君忠信醇實神凝目定深沉有才度觀其中所料人事不失分寸。余以爲君一味從容可負荷大事蓋理繁而不亂遇重而不驚者須此輩人也。君近以差將出待所與同事者未去故連日得暇嘗過余病中談故事甚悉余不覺移席近君傾聽君又欲讀書余謂史漢好文章君云吾讀書意不在學作文章也君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君詩師山谷故多拗句造思甚苦與余初見時

詩骨格稍不同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選者

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栗夫同司

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一見君知爲君

子及君旣官後余復兩差出不得恒訪君余在都下

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請人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

然懶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師酬酢旣多又開目則有

塵土騎馬往來穉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

及人寓處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

記也。余嘗作手摺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請人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之。殊不肯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肯樂言。余以為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為禮最重。至係喜怒。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為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人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請侯君者二。余以為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事時。臥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

留連入夜。乃去。心竊以為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

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近者

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至。則君亦

在。余益德君。君實厚德人也。君和易自然。無貴賤長

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以為如坐春風中。誠

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夫家。時亦有一夔存敬。同

在。相與談詠。時將及雞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

早入朝候事。而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

去。眾皆以為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

不去處處如此。

趙栗夫名寬，吾蘇之吳江人，長余一歲，少以論稱於吳中。成化十二年，與余同中應天府鄉試，君第十六，余第十八，鹿鳴宴上，余與君俱坐於東序，余席正在君下，見君風儀秀整，可愛。時君年二十一歲，余年二十。於是日爲會，君始次年會試，皆下第，入太學，亦不甚數數。後皆告入南監，而余後君至。君時已有名六館，中籍甚，而與寶應朱存仁居近，而游甚密。余未來時，存仁已與君恒談及余，待余之來，及余至，則與君

存仁無一時不偕。成賢街皆列植楊柳，望之如畫。太學前後皆山水可游，余是時又得存仁及君爲之結交。常時相與登臨吟嘯，以爲甚樂。蓋栗夫之與余交善起此。君初至監時，祭酒今吏部侍郎晉陵王公雅重君，余後至監未久，而中書舍人今兵部郎中李先，生尊文以書來達王公，以循吉之名薦，余殊不敢當。王公乃召余與君及楊方正三人就試，皆蒙王公稱賞，列在高等。方正豐城人也，後王公以余二人年少，每至引試，余遂得隨君齒於人。君文章自是一機杼，

豐贍秀潤，滾滾數千言，不難而悉有思致。方正之文，鋪敘謹嚴，能於雅淡中出奇，皆余之所不敢望者。後余先送存仁，還淮南，次送栗夫，還吳江，而後楊方正送余還吳中。是後與君遂為契交。次年為成化辛丑，余與君北上，舟相前後。及試禮部初場，君宿於余館中，以入。余是日以燭不繼，文卷被奪，不得與君終試。開榜日，君第一，先一日余使人特為君候，先得之。亟使報君，吾蘇自近年來，甲申科崑山諭德陸公第一，壬辰科則為吳公第一，公長洲人也。乙未科吳縣翰

名覽

名鏡

林王先生復第一，至君為辛丑科，君復第一，蓋連十

名整

五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有四人，科目之盛，無以加矣。今三公皆為館職，而君獨否，人以是惜之。君為人簡易明白，與人接無所留隱，每以已意自行於人，喜愠不計也。至其久自持愈堅，人亦自信之。君讀書了了，見古人著述，意自恨下筆不及此。乃余所以奇君也。君今為刑部河南司主事。

似李生

楊君謙名循吉，為人多病，病已十年矣。其病為心腹中痕痕，發則終日鬱鬱，然膨臍日不能一飯，夜則不

能臥翻覆甚苦少亦好蓄書讀一卷未竟又讀一卷
 故至今不能記憶人間之茫然無可答也字甚拙為
 詩以求去澁去晦故多俚近為文章亦然好靜坐亦
 不得調心法然亦因是於生死禍福事得以少定其
 心觀古人功名事亦心喜之然自料人物卑下不能
 為也又其性多急不耐事事有觸意則思遁逃山林
 以避之而其人實無他能獨抱奇病在天地間悲夫
 既敘諸君於是自敘

聯句詩記

終

程